



数字报网址: http://www.lsrbs.net

责任编辑:陈兴鑫 编辑:宋亚娟

彝寨新月

■巴矛

一

寨子像一碗苦茶布满灰尘
对狗吠和炊烟深信不疑
以我的足音和柴火
泡水酒和歌声足以陶醉
我的银饰和忧伤的眼神
雁南飞,山上一地苦荞花
一轮圆月,照我的思念
清凉的凉山,有一个清幽的词裹紧了头巾
喜玛起得早,阿婆睡得晚
篝火里盛着哀伤与歌唱
慢慢地把景色涂成秋天
我要以蝴蝶和涧水谱曲
从月光打捞一首清澈见底的歌
歌唱开过了珙桐又开过了杜鹃
祖辈的星空,神灵点缀其间
月亮船上先祖俯视,历史凝望尘烟
拓荒的人们并未远去
一束莹莹燃烧的光在前方闪动
在茁壮和巍峨之间
我是月光下的一道剪影
擦亮秋的月亮擦亮那一道思乡

二

半弯的下弦月,不是嫦娥就是阿姐
鸟声和鸣的森林,沧桑连接着古道
某个历史垭口,迁徙的人们曾打马走过
古老茅房遗址要翻越大山
从星星月亮起身的人们
一针又一针锦绣了山川
我们扶摇直上
我要生长,轻盈舞步蹂躏野之荒寂
我要成长,和那些牛羊漫过山冈
栅栏缝隙里,收成颗粒饱满、洁白修长
鹰在雪山上的舞姿,把预言滑向村口
今夜的星辉,带来甘露
舀一瓢山泉水质的月光
女子来斟酒,小伙打牛羊
把故乡燃成一堆篝火,照见遥远的银河
火塘和篱笆墙温馨而默然无语
而秋虫夜夜鸣奏
点燃一根烟,看故乡的样子
花朵修剪的梦啊,开始形容一个村庄
这里已修起了彝家新寨
天上宫阙,变成我家阁楼
多少个甘嫫阿姐望呀望
生动的日日夜夜,传递一代又一代
记忆的脉络系住了一轮圆月

三

月光已照过长城
当然也要照透了小凉山
山川河流扛着鹰的壮志和虎的气魄
那一层薄薄的地上霜
溶化于那一杯火烈而深情的水酒
每一寸土地都立在族谱之上
燕麦风中摇曳,蒲公英老去
苍莽耕耘着原野
每一粒粮食都是大地书写的经文
我会做一只秋虫,从远古回来
从石头垒成的庄稼地回来
从青草气息的羊群回来
安心种植的人们与万物结伴而行
看护着马的坚韧和牦牛的旷野
任深秋的叶子们徐徐地关上门
把三分鸣唱,归依缺的月亮
请允许我念叨你的美丽
请允许我用赞美的歌声
攥紧乡音,攥紧手擎月亮的山峰



快乐一点
无限乐山

下载无限乐山APP 享乐山版权最新资讯

梦回故地意犹痴

■王 益

我的家乡三河口,是个比较古老但不大的村庄,位于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西南脚下。村里有两条小河从山沟里奔涌而出,在山下出口处合二为一后与境内有名的义水河交汇,经久不息。这也许就是“三河口”得名的由来。溯水而上,路随水转,河畔山流,映入眼帘的不仅是一条百里生态画廊,更是一条灼灼生辉的文脉,也是近代国学家王葆心和明代著名医学家万密斋的故乡。

我家的老宅便坐落在深山其中的一条暗河之上、小溪之滨。自我曾祖迁移至此,王氏之根便深埋于斯。有长者说有几百年,也有人说上千年,据可考资料显示可能于宋朝神宗年间,来自江西瓦窑坝。祖宅虽老,但连块记载的石碑瓦片似乎也难找到,只有房前屋后两棵老树苍虬傲立,见证着家族久远的过往。老树粗壮的树枝参差交错、遮天蔽日,树下散落着家族历史的变迁。

从大别山脉深麓流出的义水河兼收并蓄,在村落交界的回水口携二河滚滚向前。于是,便于人们通行,于上游500米处修一座漫水桥,发挥主要交通枢纽作用。殊不知,漫水桥给人们带来帮助的同时也留下了梦魇。小时候,村里的小学只有1—3年级,4—6年级的学生则要蹚过河到对岸的“许联办小学”就读。所谓“联办”,就是三河口、谢家铺、许家畈、腾家冲四个相互毗邻的村落联合举办,因落户在许家畈村的地盘上,故称“许联办”。一河阻隔,过往不便,漫水桥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未来。但每当河水泛滥季节,总是会发生悲剧。记忆中,至少有3个同学从漫水桥落水身亡。特别是一周姓同学,其两个姐姐同一日落水,尸骨未存。母亲悲伤过度,精神失常,离家出走,至今未还,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毁于顷刻之间。时至今日,每每想起,心中不免悲感。

后来,村委会为解决落水问

题,曾一度在两河交汇处着人蹚水撑渡。曾记得,渡船不大,也就是能载四五个人的那种小木船,一半搭了竹篷,大人需要躬身才能进去,因没有固定码头,靠岸停泊也是几多周折,也出过不少险情。后来,遇上特大洪水,渡船便停岸不渡。那时,我们就只好绕道上游谢家铺村走铁索桥,这样就会多出七八里的路程。回想起来,那时我们上学之路,实属不易。我们村有6个生产队,基本上是按地形从高山往下依次排列。我家是2队,处于次高山位置,离学校单程有10公里,更远的当数1队的“麻坑”和“邓家山”。记得小时候,常随邓新德、邓新海串门夜宿他们家,每每天刚刚泛白,就要穿过厚厚的山林,在盘山小道小心行走,寂静的清晨,林风阵阵,仿佛是少年跳跃着的雄性音符。还记得,他们常常跋涉约摸1小时后,到达我家对面的山坳。此时,天已放亮,同学新海或世英就会站在山脊对着我家的方向

扯破嗓子喊我乳名。听到招呼,我便飞奔而出,以最快的速度与其会合,加入大部队的求学之路,宛如胜利大会师。很多年后,不管世事如何变幻,这情景还会时常在我脑海闪现,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记得。

镇上的中学实行寄宿制,我每周回家一次,来回28公里的泥土小路对我们来说并不轻松,但对知识的饥渴冲淡了一路求学的艰难与困苦,转眼间3年飞逝而去。初中毕业,又不可避免地再流失一批同学。6队的女同学小云是家中老大,下边有3个弟妹,她说不可能再与我们一道去县城读高中了。同学邓君懂事乖巧,家中早早找好了务工的门路,也没有和我们一起继续上高中。记得那年夏天,她眼睛红红的,湿湿的。

高中毕业那年,我参军来到西部军营。绿色加方块,占据了生活的全部,以至随后几十年也烙下深深印记。那时与外界交流,主要还是靠传统的鸿雁传

书,互诉衷肠。3年后,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归家,我想去找找老同学,看看发小。一打听,不是南下经商,便是北上打拼……或业已成家,或嫁人生子,人生百态,不一而足。

离开家乡的第6个年头,沿河的村庄修建起公路。在义水河上游,距离渡口1公里的地方也建了桥。人们出行过河都改走宽阔的公路和桥,“三河”变成了“两河”。河水依然流淌,没了漫水桥,没了行人,这桥也就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。

时间须臾不会停留,一晃阔别故乡逾二十载。时间越长,思乡越浓。正如家乡作家野夫先生所言:人的一生都是在回家的路上。人生不过是“人心”归“家”的过程,这个家就是“故乡”“故人”和“故事”,就是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和那些尘封许久不敢触摸的往事。

日暮乡关何处是? 烟波江上使人愁。所谓,故人,在故乡。而故乡,在路上,在心中,在梦里。

人生处处亦风景

宋道君摄



峨眉山韵

■譙惠文

走在峨眉山水之间,正是薄暮,天,微凉。

自山脚瀑布向上眺望,夜色正浸染着青松和瀑布。水雾升腾起来,点缀着夜的浓思,天上洒着雨点,黑与白叠加在一起,夜色朦胧。在山水相接之处,一孤寺自显黯淡的青苍,悠悠钟声绵延数里。不禁想问,到底是山映衬了水,还是水点缀了山呢?

不远处的寺院屋顶上空仙气缭绕,不掩锋芒的屋檐高高翘起,经过千年的淘洗冲刷,终被刻上道道时光的印记。暮色正浓,自山脚瀑布向上攀爬,偶尔能见几处碧水缓流,映衬着斑驳古木的风骨,仿佛在诉说着峨眉山中不为人知的奇闻趣事。山顶之水顺着陡峭坡势从虚无缥缈间流出,连绵不断,在凇冽澄澈的薄暮中演奏着自然的和谐之声。无忧无虑的小溪正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中,任凭“斗转星移,万物乾坤”又能奈何它几分? 沧海桑田只能改变其形而不能动摇其性,它始终流淌在峨眉山涧之中,与峨眉山互许万年守护之约。水雾尽情地缭绕,沉默的浮石,彰显的是石之刚劲,为尊贵的骄傲鼓掌,凝视良久,油然而生一种敬仰之情。

这是我爱得深沉的土地,峨眉山泉滋养着我的灵魂,秀甲名山锻造了峨眉人不屈的脊梁。除了你,谁会为我抹平忧愁的思绪,谁会帮我打开紧锁的心扉;只有你,才能让阳光重照我凄冷的身躯,才能让微风亲吻我疲惫的心灵。在这里,我将自己的根深种下,只待有一天能结出沉沉果实,回报这一方护我成长的净土。

暮色渐深,隐藏在远处的风景早已模糊,但现代化的彩莲型路灯却将大地重新点亮。天气微凉,伴着丝丝细雨,逼得人只想卧家中,而我却最爱此时的峨眉山,孤寂而不失淡雅,登山阶上苔藓与我相伴,偶尔擦身而过的僧人也是形色匆匆,似乎对这美景早已习以为常。眼前的山是丰盈的,郁郁葱葱的树林包裹着群山,一代又一代峨眉植树人扎根大山,用勤劳的双手编织出一幅翠绿的山水图。

想留点时间给自己,想给疲惫的心灵放放假,那就走进峨眉山。走在微风轻拂的山涧,踏着年代久远的石板印记,聆听自然的喃喃私语,你会发现,原来生命那么美好。拂去心灵的尘埃,在峨眉山和自己来一次亲切的对话。

“慢”处花开

■马海霞

大王是我前同事,我俩有十多年未见了,当初他厌倦了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,果断辞职经商,几年下来就买了车,换了房。

前段时间遇到大王,互加了微信。翻看大王朋友圈,佩服,有钱人果然重视身材管理,大王每天跑步10公里,上周还参加了本地举行的半马比赛,跑进了2小时,这成绩让我对大王刮目相看,原来大王在单位时,那是宁坐着不站着,宁躺着不坐着的主儿,爬个五楼得歇两三“起儿”。

带着好奇再往前翻大王的朋友圈,原来跑马不是一日之功,大王数年前就开始健走,后来走而优则跑,身体素质是日积月累锻炼出来的。

最近几年,我也开启健身之旅,跑步的耐力与速度皆掉链子。

微大王:老兄有何跑步经?给介绍一下。

大王回:坚持跑,速度与耐力慢慢就提升上来了。

坚持?如何坚持?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呀!大王说,刚开始健走,是因为有胃病,吃完饭就胃

胀,只得为“胃”离家出走,每天走一万多步,胃胀就得到缓解。后来,走着走着,便健步如飞了,于是开始跑步。

病的威力不可小觑,这个我承认。邻居高大爷60年的烟龄,自称饭能戒,烟也不能戒,去医院一查出肺癌,烟立马扔了。

问大王,现在胃病彻底好了没?大王回,锻炼着,胃病就不会犯,停练还是胃胀。我劝大王,锻炼需适量,否则膝盖受不了。接着话题又回到我:“我这人胃好,吃嘛嘛香,每天三个饱两个倒(中午还得眯一会儿),养了一身肥膘,没锻炼的动力。”

我的自嘲却引来大王艳羡不已,他说:“羡慕你呀,能吃能睡的。我胃不好,吃饭也不行,而且从去年开始患上了严重的失眠,闭上眼就开始做梦,一做做一夜,睡觉和没睡一样,早晨醒来难受得很。”

我建议大王,休跑几日看看睡眠质量,运动过度也会造成失眠多梦。大王哀叹:“也不是锻炼的事儿,前年我运动量比现在还大,也没失眠,我感觉我是压力太